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中州名賢文表卷六

明 劉昌 編

許文正公

附録

贈榮禄大夫司徒謚文正制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惟昔聖祖圖任相臣思與真儒共成治效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敎領太史院事許衡以天民之先覺㞐巖石之具瞻

聖學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泝嘉謨入告非堯舜之道不陳斥姦志靖於熙朝辭禄不忘於耕野迎推日策明歷象以授人時樂育英才居成均而教胄子乃眷鈞樞之列益昭模範之功允為裕考之賓師宜副慈皇之渥命爰申卹典用賁玄扃道德博洽斯謂文中立不倚斯謂正既嘉名之載易仍公秩之榮頒尚期有知服兹無斁可贈榮禄大夫司徒謚文正主者施行大德元年十月日

左丞許衡贈官制　　姚燧

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用為烝民之先覺何物故之已久尚人思之未忘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許衡王裕而金相準平而繩直出處則惟義所在言動亦以禮自持休休焉有容屬屬乎其敬人能弘道惟朝聞夕死之是期我欲至仁匪晝誦夜思而不得行巳似秋霜烈日化人如時雨和風來席下之

摳衣滿户外者列屨達簡在帝心者率多丞弼窮固守師說者不失善良鶴鳴九皋而聲聞於高鳳翔千仞必德輝乃下爰立相以堯君舜民之志所告上皆伊訓說命之言毋扆斥姦少不避雷霆之軋擊青臺治歴本於筴日月而送迎緜理窮而智益明隨任使而職斯舉今既亡矣誰其嗣之於戲在爾身有垂沒世之名於朕心有失同時之恨雖成廟納書以命謚固已振木鐸之髙風而功臣胙土則未加用申錫寵章於下地光靈如在

寵數其承可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仍謚文正

中書左丞許公制　　王惲

朕究觀世數灼見天心粤惟有不世出之君然後得大有為之士運符千載道濟一時中書左丞許衡爰自師儒遂拜左相用之不惟不重學之不惟不深貞一乃心執持苦節謀謨善斷精識造微既逢堯舜之明用安社稷為悅君聖臣直理明道尊庶幾夷夏之安風以詩書

之教衣冠萬國雍容叔孫之儀仁義一家剴切魏徵之諫在中統至元之治有永淳貞觀之風此其效焉功可忘耶而復養英材於國學齊七政於璿璣白首南歸尚深北顧憂來夢奠歔欷柱石之衰人去鑑亡瀟洒風雲之契感時懷德想像其人忍惜卹章俾疏身後可贈其官其謚尚期窀穸不昧欽承

大元敕賜故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

司追封魏國文正公許先生神道碑

翰林直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國子祭酒臣歐陽玄奉敕譔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知經筵事臣張起巖奉敕書

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中大夫兼經筵官臣尚師簡奉敕篆額

洪惟聖元度越千古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資得帝王不

傳之學上接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以來數聖人之道統而為不世出之君河内許先生以天挺之材得聖賢不傳之學上接周公孔子顔曾思孟以來數君子之道統而為不世出之臣君臣遇合之契堂陛都俞之言所以建皇極立民命繼絶學開太平者萬世猶一日也猗歟盛哉先生既歿之三十三年為皇慶二年仁宗皇帝詔暨宋九儒從祀宣聖廟庭明斯道之所自傳矣又二十三年為元統三年今上皇帝敕詞臣玄文其

神道之碑以賜其子師敬使刻之于是臣玄再拜稽首以復明詔曰論世祖之為君而稱述許先生之為臣則見我元朝廷之間有唐虞明良之氣象論許先生之為臣而推本世祖之為君則見我元國家之初當貞元會合之氣運故善言先生必以道統為先而後及功業則上可以稱塞聖天子命臣作碑之初志下可以厭服天下後世學者景慕之盛心也臣謹按先生家乘及嘗私淑於父師者序而銘之先生以金泰和九年己巳九月

丙寅生於新鄭邑中幼有異質八歲入學從師問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識趣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自顧童句儒非其師遂辭去年十餘有道士過門見之驚曰骨清神完目光射人苟非命世大賢即當神超八表人間富貴不足道也稍長嗜學如饑渴而精強絕人世亂家貧無從得書聞有善本冒險數百里就而鈔之讀之有疑即能有所折衷歲壬辰天兵渡河為遊騎所得其萬夫長醢酒殺

人為嬉先生從容曲譬卒革其暴久乃信其言如著龜人賴全活者無筭萬夫長南征乃東去隱徂徠山遷泰安之東館鎮尋遷大名扁其齋曰魯世因號曰魯齋先生國家既有河朔遣官分道以試選士中者得占籍為儒魏人力勸應試既中選留魏三年自挽鹿車載書還河内魏人致僕馬不聽入洛求弟衎得之自洛適魏門河内政虐還止蘇門十餘年間雖顛沛流離行不愧影其與人交中剛外和一介取與必揆於義人與之居雖

有攸求馴致俱化所至學者翕然歸之察其誠至始留館下既留誘掖忘倦身教屬屬言教循循于是師道日立友道日親在魏友竇默蘇門友姚樞相與論辯探幽析微詰者慴伏既得伊洛性理之書及程子易傳朱子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言與心會召向所從游教以進德之基慨然思復三代庠序之法甲寅世祖受地秦中聞先生名遣使者徵赴京兆教授先生避之魏使者物色偕行廉希憲宣撫陝右傳教令授

以京兆提學卜居鴈塔之東與同志講井田之制買園為義桑會得請還世祖即阼建元中統名先生於家既至謁歸既歸復名至上京入見上問所學以學孔子對留上所無幾以疾還燕明年自上京名數有敕對時相王文統用事而先生及姚樞竇默日被顧問默在上前屢斥其學術不正樞尤以才見嫉蓋竇言本出於先生文統亦頗疑之乃奏姚為太子太師竇為太子太傅先生為太子太保外示尊禮内欲擯使疏遠姚竇拜命將

入謝先生獨毅然辭謂二公曰禮師傅見太子位東西向師傅坐太子乃坐今能遽復此禮乎否則師道自我廢也二公懷制闕下辭文統聞斯言遂寢其命改授先生為國子祭酒賓為翰林侍讀學士姚為大司農先生亟辭以疾久乃予告還河内既而上京使狎至應命至燕病弗能往至元元年自燕復還先是有詔即家為校以業來學及躬耕里中未嘗以詔示人至是名入省議事旋踵求去丞相安圖來謁欲勉留之退謂人曰時流

皆欲輩行許先生吾見相去千百尋有詔趣赴省遂北
行見上檀州諭之曰安圖少不更事卿無負所學悉以
傳之有嘉謀嘉猷語使入告對曰聖人道極高遠學者
所得有淺深然當罄所知如聖詔其所不知不敢強也
安圖明敏有操守告以古人格言往往領悟第恐有間
之者則難行耳自是預國大議時至都堂扈行上京諮
訪日廣宿衛之士見先生入對舉手加額相慶曰是欲
澤被生民者上書陳五事曰立國規模曰中書大要曰

為君難曰農桑學校曰慎微累數千百言讀奏未徹上久聽微有倦色先生即斂卷求退上肅然正襟危坐先生乃再讀讀訖上嘉納之其餘論諫多削其稿世罕得聞有項辭疾聽五日一詣省賜西域名藥葡酒俄許其還繼名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議朝儀官制多所詳定阿哈瑪特請建尚書省總六部與中書角立上特用先生為中書左丞先生求面辭不得見者再越數日奏所議事畢自陳曰臣有三宜辭一非勲舊二蔑才德三

所學迂恐於聖謨神筭未能盡合上曰用卿出朕意毋
事多讓先生辭不已上命從官掖之起有旨曰出既出
及闕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省耶上改容曰出殿門耳明
日又辭遣近臣哈喇哈遜先諭止之强出視事至上京
奏論阿哈瑪特罔上不道事不報用移疾謝機務丞相難
之御史中丞博囉為之請上惻然名子師可論使舉代
對曰用人宜出上意臣下舉代恐開市恩覬覦之漸尋
有旨以國人世胄子弟就學遂篤意教事奏門生王梓

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被旨咸驛致之以先生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先生之為教精粗有序張弛有宜而必本諸聖賢啟迪後學之方踰年諸生涵養薫陶周旋中禮講貫適用上喜其業成時自程之越三歳以改葬親喪謁歸屬召赴行在遂請朝辭以行上命諸老議其去留姚樞謂先生出處有關世運宜成其志吏命張文謙問所以告歸之意其對如初始允十四

年召議改歷法仍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授時歷成以疾屢告上禮貌隆至路朝賜杖内殿賜坐疾少劇裕皇在東宫聞之為言於上以驛送還師可以河東按察副使改懷孟路總管以便養皆東宫請也且使宫臣諭曰先生善醫藥自輔無以道不行為憂十八年三月戊戌薨於私第之正寢易簀不變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城中無貴賤少長哭於門商唁於塗農弔於野天下識與不識聞訃慨歎四

月乙酉葬李封村先塋之南既葬四方學者來會為位哭墓次而去先生真知力行實見允蹈齋居終日肅如神明嘗遇迅霆起前泰宇凝定不喪執守其為學也以明體達用為主其修已也以存心養性為要其事君也以責難陳善為務其教人也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始精義入神為終雖時納鑿不少變其規矩也故君召輒往進輒思退方世祖急於親賢而先生篤於信已以是終無枉尺直尋之意及夫仕不受禄人以為高則喟然歎

曰甚矣余之不幸而有是名也仕豈有不食君禄者哉食求無忝而已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售攻取之畧先生言惟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及宋既平未嘗以失計為慊世祖亦未嘗以是少之臣嘗觀三代而下漢唐君臣未聞以道統繫之者當世儒宗或智足與知仁未足與居也宋濂洛數公克續斯道然未聞有得君者世祖龍潛諸儒請上其號曰儒教大宗師嗚呼漢唐宋創業之主烏得

而有是號哉此天以道統屬之世祖也先生出際斯運一時君臣心以堯舜為心學以孔孟為學中外如出一喙號公魯齋先生嗚呼魯者曾子傳道之器歷代佐命之臣雖欲為此號豈可得也非天以道統屬之先生乎先生之諆國譬之工師受命作室既得大木不肯斵而小之是以寧不受宮師之命而必使學焉後臣之道無愧於伊尹寧不預平宋之功而必使以德行仁之言無負於孟子故中統至元之治上有不世出之君能表章

其臣繼述往聖之志下有不世出之臣能贊襄其君憲章往聖之心於是我元之宏規有非三代巳下有國家者之所可及矣及夫元貞大德髙第弟子彬彬輩出致位卿相為代名臣皇慶延祐之設科子師敬參預大政以通經學古之制一洗隋唐以來聲律之陋致海内之士非程朱之書不讀又豈非其家學之效見諸巳試者歟先生平時頗病文籍之繁嘗曰聖人復出必大芟而治之斯則周衰以來文勝之獘猶將有以正救於其間

是豈淺之為志者乎先生諱衡字仲平其先河內人父
通避地河南隱德弗耀今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
封魏國公謚惠和妣李氏追封魏國夫人子男四師可
師遜師孚追封魏國夫人敬氏子師敬封魏國太夫人
賀氏子先生閨門有禮中饋皆賢事公甚敬師可由河
東按察副使歷衛輝襄陽路總管終通議大夫廣平路
總管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志趣端正惜未究用有文集
貽後師遜師孚未仕卒師敬由監察御史踐敭中外歷

治書侍御史吏部尚書中書參知政事國子祭酒太子
詹事中書左右丞兩為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今由
西臺中丞拜御史中丞階光祿大夫明經務誠學尚節
概肖父風女三長適于章儒者餘早世孫男六長從憲
以蔭累遷湖廣行省理問以歸德知府致仕次東孫夭
次從宸積官山南憲僉監察御史終河東憲副乃先生
之嫡宗孫也次從宜太史院經歷中書省照磨今翰林
國史院經歷次從宣太保府長史中書右三部照磨官

次從宗章佩監異珍庫提點孫女五長適廣東宣慰使都元帥寗居仁封覃懷郡夫人次適太禧院管句畢質次適翰林應奉蕭璘次適寧陵簿張構次適阜城尉張恕曾孫六長崇祖次紹祖祕書著作從宸之嫡子也次書童丈童禮童武童曾孫女四皆幼先生有魯齋集及中庸語意門人記載語録行於世昔王文忠公磐論先生曰吾年八十閱人多矣平生力學不知聖道之所在非天與幸幾失此人大德元年贈大司徒謚文正制詞

有曰聖學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泝嘉謨入告非堯舜之道不陳至大三年加贈太傅追封魏國公制詞有曰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用為烝民之先覺姚文公燧作祠堂記則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出惟公足以當之蓋太祖皇帝建國丙寅而先生生於己巳上距宋慶元庚申朱子之卒纔十年當興王之會續傳道之業必有數存焉世祖嘗稱其論事多與太祖之言合至取祖訓

示之玄生晚學陋何以知先生然嘗誦諸儒之說而想望其餘光焉先生之於道統非徒託諸言語文字之間而已蓋自愼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藴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十年有成是以啟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為已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以無忤至于其身之進退則凜然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之和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

則太空晴雲卷舒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
拆事至而不凝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
之而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
見其胷中磅礴浩大人慾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
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嘗竊論之先生天資之高固
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經然純篤似司馬君實剛果
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
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超

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海之名而行無毀近代元豐之異論淳熙之紛爭先生處之寧有是哉臣玄拜手稽首銘曰

世降邃古太樸日雕天吏不作治教寂寥帝恫我民眷求有德世世祖齊聖作其建極臣有許公身任斯道為仁肫肫制行慥慥昔公在野世難薦臻精義致用屈蠖之伸心樂則顏志任則伊朝思夕惟天將啟之朋來遠方

以辯以問會融一貫冰釋理順世祖居潜時號儒宗多士既歸功德日崇名公起家斯世將泰灼知俊心天地正大既握乾符尊履五位利見大人乃在九二覃懷之居軺車十來屢進亟退求福不回論議上所德容休休獻可替否言直以道上曰仲平汝左朕丞其悉爾學賁朕股肱惟誠惟一以結主知惟明惟哲其止也時初問伐國對不以兵上遠公猷不在宋平官盛既稟公恥素餐敬事後食匪為苟難近臣貴冑世荷國寵我淑以道

國收其用小學功臏大學陵節我教多術循循無越維
聖有模載範其驅以步以趨疇敢侮予自古在昔氣化
推移仁人之興為世盛衰凡今有生孰司榮悴惟道為
大與天罔墜世祖繼天惟天生賢道統有在民彝賴焉
有德有言有子有孫皇命作誄貽厥永存至元元年歲
次乙亥冬十一月己卯朔二十六日甲辰第四子光禄
大夫御史中丞師敬立石

昌初至懷慶府儒學還見一碑道側大書深刻曰

大元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追封魏國公謚文正許先生之里遂下輿以趨繞百步則公祠也肅拜而後登祠三楹中肖公像道德之光儀猶充然可挹公之遠孫倫時習業于官端凝朴實先賢之後此固其可重歟因其相禮於謁祠也示之詩禮庭殖殖見諸孫雅度依然似王溫二百餘年遺澤在光風長滿里中門天順六年八月既望劉昌在河北道書

清化鎮去河内四十里居民千餘家前臨沁水後倚太行山麓引泉灌田疇樹藝豐美甚足也昌至之日有父老數十輩來迎且云里中有文廟昌遂趨謁則禮殿僅存殿中設宣聖像四配十哲皆具門有三碑一已斷裂一剥陊惟一可誦乃許文正公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時所建昌因集里中子弟得警敏俊偉者百人置兩師使讀書其中且戒其父老完繕其門廡既踰年

昌再至則煥然備矣又作講堂於殿後以處其教者學者時昌所提學奚止百餘區其庸俗吏雖督責猶視為迂緩弗加葺而清化之父老纔一戒飭則完繕恐後文正公德化之遠不益有徵於是哉三歎景仰用記于籍成化紀元之四月昌在修武昌修河南郡邑志令郡邑小學師求山鐫野刻悉録之在河内得里社中廟學碑凡六七蓋當時許文正公居河内鄉人化之其建廟學以事教養者

遂致多如此古謂賢者有益於人之國家豈虚語哉昌拜手題於河北道廳壁

許文正公神道碑銘歐陽文公作碑高丈四五廣六尺厚及廣之半四面皆刻文幾五千言以世祖之明文正公之賢而得歐陽文公大手筆以發之此皆曠世所甚難者蓋君聖或不得乎臣臣之賢或不遇遇矣其功業在朝廷德澤在民庶而作者或暗劣不能發其大以究其微使其俊偉之烈無

以光史册垂後世此則可慨也而是碑既備矣不謂之三絶哉昌在周南驛書

遺書六卷大徳十年安成尹蘇顯忠刻梓當時已謂残編斷簡多所失遺況昌所得者乃録本尤多鈌誤故重加訂定為五卷復以制詞神道碑為附録一卷其鈌誤之無考者並用畧去蓋十之四云

昌識

乾隆御覽之寶

中州名賢文表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中州名賢文表卷八七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燧

謄錄監生臣李世麟

中州名賢文表卷七

明 劉昌 編

姚文公

詩賦

烏木杖賦

去年史仲威得烏木杖大徑尺高可過額嘗析一杖遺余許為賦報之其秋仲威疾歷三時未勿藥也今年余生朝使人肩木之半相壽且促曰吾疾所以嬰綿者豈

思不償賦致耶不佞誠得一誦其辭或可釋杖而起矣余勤其言而賦曰

或曰炎海之山珍木產焉金為之聲石與其堅䰟結伐荷投諸瀧淵依居蛟蜃漱沫濡次歲月俟之化而為玄要出人為非得自天此島夷假以售利于中土之徵權也抑齋聞而笑之曰昔賈鬻鞭梔蠟其膚市者一濯已呈蒼枯胥是黝材裏表一如從可占知乃受形其本初者也胡子以由彼而然乎今夫中土之山有衆其植斧

取觀之内各異色樟柞稠文杜㯮栵赤橿柏柘黄蒲棖棫白與爾萬里遐裔絶域瀘嶲杉紫儋黎沈禍罽賓鷄古相半白黑一隅斯舉三可反賾兹庶品之爛爛果孰漚以何澤况於兩間滋雨噓風敷吐華耀為白為紅深淺濃淡萬不齊同令人感之欣心悦瞳問誰為之能然皆著妙於化工夫其見諸柯葉之外者如此又何惑理質於其中哉且水火之赤黑不一其色者雖童子猶能知之至語其相賊而為用有戴白之老所未思維男丁

之婦壬實雄黒而赤雎始若悍而難馭終為夫之所移今其色之幽幽逌昔赤之由基是何資於逺譬只煬竈亦可闞彼炎䆂而烈者焰也其煙液為煤必黔而緇因以曉夫巧繪之槖鉛朱亦懼其歴久漫漶而為黟又以信道書坎盛之侵離也不然南服之洲祝融之宅也歒金石而焦流蓋火熾之巳極非盛其水以滅之則物將不能以生活故伊人之睟面不渥赭而深黒示火色之索藏惟獨見夫水德而巳矣其木理之如漆者又足惑

乎哉史鰌之孫其畏可象析而杖之奔走相餉轂矛盧於猛士酏几屨於席上試扶衰以起策觸爪甲而鏗響思卷鐵而含簧陋柳侯之為匠必求同於所異纔黑蛇之佛彷噫物之變化不可期兮猶足以乘雲霧而騰往也

姚嗣輝南榿堂

彼榿有土性生植惟峨岷欒欒干雲姿才與樗散鄰匠石過不睨煬夫取為薪所貴故山樹寧計世莫珍一別

十畝陰清溪俄幾春筆名堂楷上如對故鄉親請事小弁詩桑梓亦惟寅盛德古自畀木惡何闗人不見樗里疾智囊終相泰君才負棟柱未許溝斷均無以樘自期上孤明堂晨

寄暢純父治中

欲聞真息耗無使梓潼來烽火平時報田疇亂後開徒歌王粲賦不直士元才遥憶牛頭寺思親日幾迴

輿病高崖道中作

役役乾坤遠栖栖道路頻五年三入蜀十夢九歸秦瘴鬼偏凌客山英定笑人無勞問前渡秖覺白頭新

舟達黄溪

草木隨寒暑殊方榮悴同葦花兼露白樫葉未霜紅日月雙飛鳥江湖一病翁晚來沙嶼上愁坐獨書空

發舟青神縣

青神開百丈江岸轉荒涼薜荔緣松起蒹葭並竹長深披豺虎徑毒虺蛇鄉何莫非王事牽夫可惋傷

感事

致位丞疑地夔龍伯仲間星當朝北斗日已薄西山取謗因讐惡貪權失丐閑此行雖鐵甲未足比慙顏

留别和杜紫微韻

身世支離似敗衣有戈難却魯陽暉不知此日公車召又復何時野服歸花信正愁風駘蕩麥苗還喜雨霏微分攜江上休迴首恐見檣烏作背飛

癸巳九日

去歲君山孤棹遊如今晝室石城州明年白髮桑榆日何地青山䕫菊秋客氣已為強弩末宦情空遠大刀頭果成問舍求田策未讓元龍百尺樓

次韻時中

多君聞道粗知歸雲霧何人識少微爾後驊騮終獨步目前鷙鳥不羣飛淮南數日將寒食客裏三春尚臘衣安得鑾坡同給札不妨宵旰對朝暉

別王良輔

只聞官罷尚荆州不謂相逢郢水秋如我避賢三退舍
與君為客一登樓人才妄自金鳴治世事從渠劒刻舟
明日分攜武昌去應須南夢到滄洲

黄門飛鞚圖

太平無有羽書塵局促龍鱗萬里身不著圉人時騁騖
天閑驕悍若為馴

賞花

出門京國事無涯虛擲東風五物華却謝病歸催不起

故園今見碧桃花

代言

至大三年十月赦

朕自嗣守丕基致孝太室奉上玉册寶加謚太祖為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光獻翼聖皇后睿宗仁孝景襄皇帝顯懿莊聖皇后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昭睿順聖皇后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徽仁裕聖皇后順宗昭聖衍孝皇帝成宗欽明廣孝皇帝貞慈静懿皇后於斯之時宜

降德音誕告天下猶恐數赦或賊良民今因西北叛王不受正朔五十餘年其子徹伯爾蓋愆前人盡率部衆歸命闕庭及庫庫楚謀為非覬朕未忍置理刑以輕典與夫崇建大刹上為列聖報德冥冥下為生民祈福昭昭者亦既成功皆我聖母之德之致已於此月五日奉玉冊至寶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屬大慶禮成宜敷渙號以新民聽於戲凡在有司一乃心力以輔予治期底隆平

即位詔 至大四年三月

惟昔先帝事皇太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同託順
孝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平内難之功於其踐阼
曾未踰月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使百揆機務
聽所總裁於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勲戚元老咸謂大
寶之繩既有成命非與前聖賓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
宜立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即正宸極朕以國恤方
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命下

徇諸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於大都大明殿即皇帝位凡尚書省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放殛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命丞相特們德爾平章政事旺扎勒李道復等從新振治其可為今法程拯民急者具如左方於戲凡爾有官君子胥古所謂治天職食天祿者宜一心力欽乃攸司無替朕命

皇帝尊號玉册文

維至大二年正月乙酉朔越七日辛卯皇太子中書令

樞密使臣某謹率中外文武百僚頓首頓首謹言昔我
世祖既平炎趙質之於書幅員廣長振古無倫覆幬之
下八紘萬國莫敢不庭何獨一王西北岸然憑道阻脩
方命正朔德綏之而不摯威董之而不讋夫豈不能聲
罪致罰深入其地終以聖仁覩其宗親包荒有年成宗
繼序憤久鷙頑天鑒昭明於裕皇孫獨畀陛下授以太
祖皇帝信寶撫軍漠北是固以張足付神器之本時未
及冠承命即行其視萬里莽閬寒洌之鄉不遠不難如

堂適庭至則奬厲諸軍脩明法制簡拔果毅均苦分勞解衣燠寒推食飫饑洸洸汔汔士氣日作睿算伐謀得慼歲至奪人以先身踐戎行霆馳雷擊大北其羣虛巳不矜日慎一日始終十年不狃屢勝狂狡不懲悉鋭來加當以選鋒伺間出奇盡襲輜重彷徨無歸度不能軍耄倪纍纍羣口百萬致茲敉寧平四十年未靖之梗成兩祖宗未究之志天下之人聞其風聲思覩天光者顒顒翹翹九圍一心握是乾符歸正宸極弛武事之夙習

洽新化以文治立愛自親曽未旬浹上尊太后問安以時下建儲宮庶政是先又舉列聖未遑之典欽崇元祀玉瓚黄流薦祼太室還蹕龍輿徘徊太祖龍斿九斿鸞金於斯肇基帝業為城中都又以孔子垂範百王將二千年而顯謚未稱加大成於至聖文宣王上立勞於軍與凡庭臣悉大賚之閒歲不登既賑既恤虞施未博民罹罪罟再肆大宥至德難名赫赫巍巍惟天為大拄一漏萬井觀如斯求可盡臣下歸美報上者惟是徽稱謹

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帝欽惟陛下立心天地立極生民茂對鴻名於億萬年

皇太后尊號玉冊文

維至大三年歲次庚戌冬十月甲辰朔越五日戊申嗣皇帝臣某臣某伏思顯考順宗未臨海㝢眇眇小子託其遺體顛踐丕基惟事聖母養以天下何無不有何欲不臻而隆名盛典辭未見俞非臣所以表微忱酬大德也欽惟皇太后陛下貞順而齊肅淵哲而剛明居常處變

愛威異施臣在先朝受詔漠北往撫諸軍可謂遠役以義割恩從臾其行廹輙河陽永懷彌切親至五臺禱於佛乘尚憑陰隲早遂振旅殿閣是崇靈貺用昭旋聞國恤併日馳赴邪謀方興投策儲皇曾不再日掃清宮掖待臣以來畀付神器自非睿斷安救内訌往歲鑾輅再輙五臺淨供大脩以畢夙願極心為臣天壽地持日居月諸其大其明非言所喻詩之言曰母氏劬勞推之眇末咻仁喣慈百倍為艱圖以報塞惟崇顯號者强而名

之庶幾聖德昭明天下是用類於上帝禋於太室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欽惟皇太后陛下慶蹐莫上之尊福衍無疆之歷菲躬是保慈訓是承

元帥烏葉爾封謚制

惟太祖之基命龍遂乘雲有良臣以樹勲魚猶得水展我同姓豈伊異人故金紫光禄大夫北京等路兵馬都元帥烏葉爾氣鍾光嶽之純全誠貫金石之堅確智足

謀國勇則冠軍佐天運之維新憤人心之未定既降復叛必煩以行故自北而徂南首遼尾魏亦攘左而塞右膺齊背秦語其跋履於四方數豈戎衣之百襲爲盾已懋其報宜豈可當非劉氏之不王姑啟若魯侯之大宇併申褒典少慰英靈噫隹城之欝年三千名固已昭乎白日分國於肇州十二澤期不斬於黃河可贈其官追封營國公諡忠勇

元帥紐掄贈諡制

朕聞率土之臣莫如同姓干城之將尤可異恩故遠稽於禮經用厚加乎恩冊具官某其在弱冠嘗為選鋒迅與鷹揚號為萬人之敵虓如虎視隱然千里之威屬鉅寇之及郊乏總戎之制閫求可居此孰有異然其為人心所歸不待君命之至推使東鉞辭拒循牆即下令於轅門已折衝於尊俎握機旗建四川之草木知名開壁鼓行三峽之星河動影勇頗牧之非匹策孫吳之可方入阽危則膺衆所不先分賜與則如士之最下勁騎所

戲堅城每摧如斯宣力於兩朝何止出奇於百戰嗚呼降年弗永為烈則多雖狀不及識之亦心未嘗忘者置戶以守何樵牧可侵馬鬣之墟故壘即封或䰟䰰猶思蠶叢之國可贈某官追封蜀國公謚忠武

丞相阿勒塔台封謚制

臣為委贄勞於同軌之間國以念功恩及襚衣之後雖飾終其時有所未及在追恤今日烏可或遺爰寵幽褒用昭異數故光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

勒搭台力齊嶽負量與川涵託開國將種之苞根挺明堂工師之大木受任閫外賈勇籌邊為憲宗入蜀之前鋒因殘百粤非世祖投江以尺箠不返三苗報効之私寤寐不置百其身以奚恤一洒心之是期會師征險順而貞得夬剛決柔之兆考版圖之幅裂秉旄鉞以鼓行將削尊號於偏方必使義聲以先路勢乘破竹名正包茅有不待陣風蛇之蟠而巳飛壓星驛之捷如震如怒袓金革北方之强於理於疆盡江漢南國之紀羣黎壺漿

而崩角幼主席藁以泥頭瘁事匪伊成功能爾凡十年

為丞于行省奄一旦違世於先朝白雲杳歸於青山清

風空遺於黃閣像未麟臺之貌服先龍衮之升既進師

垣又建王國俾大書於神路過者式焉示絕等於臣鄰

忠斯勸矣尚膺茂渥少慰營魂可贈推忠翊運宣力功

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順昌郡王謚武敏

妻扎拉喇氏封王夫人制

大帝立極之十五年嘗曰昔我太祖戡定中夏日不暇

給由天未厭宋德而帝制偏方命將出師一家天下令惟其時曾不三年墟其廟社雖曰睿筭萬舉萬全亦大臣奉辭宣力死職忘身有以致茲厥功茂哉用是追崇故光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勒塔台為推忠翊運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順昌郡武敏王其故妻扎拉喇氏在父母家幽閑而禮其移天也淑慎有聞所可盡傷在不壽考以語娩德不及見夫丞相建希世之功以語娠賢不得食子大夫糾官那之

祿非貴玄壤昌慰貞魂可封順昌郡王夫人

丞相塔喇台追封淇陽王制

出入帷幄人十能而已則千計謀廟堂相一年而疾居半竟邦家之殄瘁宜王禮以追崇故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太保太子太師知樞密院徽政使中政使宣徽使左都威衛指揮使塔喇台維昔開國之遺苗乃今太師之元嗣由爾世胄為我親臣事世祖至今也凡三朝職食官而久者非一日灼其廉明而忠亮與夫恭遜而溫文

眷兹中書出庶政之原居以右相絶百僚之席使加中政機總六軍善調護而長宫師監纂修以成國史如此重責皆所裕為一德可以寛鄙夫片言奚止簡繁務思過榮之可懼視倖利以不貪同綰銀艾者十人爾先辭免其太尉均受錫田以萬畝爾獨還致于司空觀父子之並相一門求聖賢與尚友千古改為改作緇衣何頼乎武桓拜後拜前亦烏未慚于周魯方歌功于清廟倏委魄于幽閭豈意少者殁而老者存益信神難明而理難測憐乃公獨傷于漠北誓爾後均胙

乎淇陽嗚呼何但上下牀盡餘子可柬之高閣如失左右手慨正人不作於下泉咨爾靈明歆朕休命可特贈封謚爲懷忠昭德佐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淇陽惠穆王

妻德斯穆爾公主封王夫人制

朕自踐阼於今三年洪惟天地祖宗之佑陰陽和平星緯咸若民物豐阜邊鄙不聳朕是用大賚於羣工凡嘗執政柄理者必追錫及於三世而伉儷之賢亦與嘉褒

於戲是曠代之典也具官塔喇台妻某氏秀朱邸作配相門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貞順著稱垂範閨閫相厥夫子為世英宰而芳蘭早萎不終榮顯懿彼宗戚失此女師閑吉壤於淇陽正邦君之顯位服我新寵妥爾幽靈

耶律鈞贈官制

臣克厥艱而始民敏其德子焉能仕皆由父教之忠眷予閎義之人師實漢僕射之位長固求還笏難斷抗章是用追崇其先庶以垂裕乃後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

夫國子祭酒耶律有尚之考提領東平路工匠所長官
鈞中書猶子丞相從兄宗承遼室之遺苗禍死金源而
全節尚論其世孰踰爾家而又誨嗣續善詩書之教於
以見平生長紈袴之習自夫共工之謝晏然同俗之安
爭饋肆乎五漿振衣罔於千仞奉先惟孝雖耆耋於禴
祠也親焉接下以恭其臧獲之久故者民耳匪直入官
而知止抑展在家而必聞惜棄世於九齡負為國之三
老於乎神遊安往定徘徊乎故鄉衮寵即封用昭章於

疑墓嘉誄以副殊渥罔遺可特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追封漆水郡公謚莊慎

高麗國王封曾祖父母父母制

昔我太祖皇帝之奮舉漠北也東旌西旆分甸南服昭德示威所向臣妾惟時三韓境壤相聯天戈一臨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上柱國駙馬都尉瀋陽王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高麗國王王璋之曾祖故高麗王王㬚深察機運舉國內嚮事會之來間不容髮自非秉志端

慤明識遠慮疇克如是哉又屬遼民餘孽僣竊島嶼狂
肆弄兵陸梁假息重煩命將致討于時冰雪沍寒饋餉
不通而瞰乃能供待轉輸師皆宿飽軍輿器仗資助無
闕復濟師徒往殄殘寇其於肇造開基立勲王室保民
興邦莫之與比故得守土享年殆將四紀澤及後昆流
慶斯永傳于若孫與國連戚不其韙歟是宜追崇上爵
仍易嘉名䰟而有知歆兹異數可贈敦信明義保節貞
亮濟美翊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上

柱國高麗國王謚忠憲

崇德報功法舉追榮之典分邦列爵恩頒及内之章酬我舊勲同兹顯號具官高麗國王王璋曽祖母柳氏傳芳令族作配高門屬皇祚之興隆偕名藩而臣附明賢所化貞信無頗傳子至孫極富輿貴三韓保國位同異姓之侯王五等疏封名亞寡君之宗室聿新殊渥庸慰淑靈可追封高麗王妃

朕覩今天下有民社而王者惟是三韓及我祖宗而臣之

殆將百載厥父菑而子復肯播曰我舅則吾謂之甥旣勲以親宜貴與富禮克先於事大典可後於追崇具官高麗國王王璋之考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上柱國駙馬高麗國王王昛移孝為忠易威以惠禮樂刑政之修者典章文物皆粲然惟大猷之是經與小心之以翼初由世子已帝女之降釐旋俾嗣王非公孫之復始遂罷時貢其方物顧同歲賜於宗親責秉鈞以東征期奠枕於南面追叛王挺

身於遼水出選兵壓卯以泰山戰踵未旋逆首已授雖居位未周於三紀而享年實過乎七旬中壽共言今代希有矧其子式穀之是似則斯人没世為不忘自官階而進之至師垣而極矣夫既封玄菟之墓表滄渤以為襟何必刑白馬以盟誓黄河之如帶尚期貞魄庸服恤章可贈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寅亮弘化奉慶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上柱國駙馬高麗國王謚忠烈

三韓為國五季已王雖居東溟之濱實享南面之樂由其

先有功於太祖許帝室以連姻故季女鍾愛於世皇即
公宮而命醮方穠青軒之桃李俄淒白露於蒹葭眷懷
懿親用隆恤典具官高麗國王王璋之妣皇姑安平公
主高麗王妃發祥坤掖分派天潢以舜妃癸比之胥明
為古公亶父之姜女善於婉德車服不矜其夫家樂有
娠賢茅土已纘其父服可謂全妻道之終始允堪作母
儀於家邦爰進大封用彰尊屬嗚呼最遥疆之道里距
北闕以五千移近甸之河山盡東秦其十二明靈可作

殊報是膺可追封皇姑齊國大長公主高麗王妃

銘辭

簡儀銘

舊儀昆侖六合包外經緯從横天常衺帶三辰内循黄赤道交其中四遊瓶仰鈞簫凡今改為旨析而異𨶒能疏明無窒於視四遊兩軸二極是當南軸攸沓下乃天常維北欹傾取軸渠應鏤以百刻及時初正赤道上載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奇羸地平安加立運所履錯

勒干隅若十二子五環三旋四衡挈焉兩綴闗矩隨掕留遷欲知出地究兹立運去極幾何即遊是問赤道重衡四弦牙張上結北軸移景相望測日用一推星兼二定距入宿兩候齊視巍巍其髙莫莫其遥蕩蕩其大赫赫其昭步仞之間肆所𩔰考明乎制𨈆運掌有道法簡而中用密不窮歷校古陳未與侔功猗歟皇元發帝之藴昇厥羲和萬世具訓

仰儀銘

不可形體莫天大也無競惟人仰釜載也六尺為深廣自倍也兼深廣倍挈釜穴也振溉不洩緣以澮也正位辨方日子卦也横宿度中平斜再也斜起南極平釜鐓也小大必用入地晝也始周浸斷浸極外也極入地深四十太也北九十一赤道斲也列刻五十六時配也衡竿加卦巽坤内也以負縮竿子午對也末旋幾杖窽納芥也上下懸直與鐓會也視日漏光何度在也暘谷朝賓夕餞昧也寒暑發斂驗進退也薄蝕終起鑒生殺也

以避赫曦奪目害也南北之偏亦可概也極淺十七林邑界也深五十二鐵勒塞也淺赤道高人所載也夏短冬永猶少差也深故赤平冬晝晦也夏則不没永短最也二天之書曰渾蓋也一儀即揆何不悖也以指為告無煩喙也闇資以明疑者沛也智者是之膠者怪也過者巧歷不億輩也非讓不為思不逮也將窺天朕造物愛也其有俟然昭聖代也泰山礪兮河如帶也黄金不磨悠久賴也鬼神禁訶庶勿壞也

漏刻鐘銘

靈臺設簴巍以尊元間大吕非其昴勢曠善鼓手自煩宫商良諧等釜盆請無以聲以功論一日之中兩昕昏一鳴一刻有度存九圍一圍折柳樊黙首時作時饔飧日月如是相告敦三辰聽命循軌垣四序不忒迭寒暄萬物生翕盈乾坤何獨治歷適此源凝熙帝績高羲軒積世而運會而元吉金之古慎莫捫轂嚮誰其代天言

中州名賢文表卷八

明　劉昌　編

姚文公

碑文

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

燧嘗觀人臣私廟之祭易乎古而難乎今三代不論也漢之時功臣侯者土地人民傳及子孫故嗣侯得以致隆數於其祖宗世世無有所殺後封功臣皆虛邑無有

土地人民子孫或官卑力微往往不能為廟與雖為廟以記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祭既用生者之禄勢有必不能致隆者姑借先宋氏言之如文潞國作廟洛西其先未嘗將相也顧受祭將相潞國嘗將相者其及子甫惟得祭以大夫禄是於不為將相者致隆其真為將相者復加殺也如斯者幾何人哉惟呂正獻惠穆於文靖范忠宣恭獻於文正世其將相者史冊二百年間纔十三見事亦曠世而希有者也然自中元

以來漢人父子將相者故丞相史忠武公與今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愍公二家重輝襲芳震耀一時豈獨為之子者信敬於昭昭厥考亦足以慰靈於冥冥矣惟李氏家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諸孫漢至六朝門閥甚峻惟與崔盧鄭氏姻不連他族唐李王西夏甚盛强雖宋金嘗加兵終莫能服我太祖始平之其宗有守凡納城者獨戰死不下子惟忠尚少求從父死為令分土淄州諸侯王所得於公為考

後以金符監淄州有子十三人公次居四王妃愛其穎異嘗子之在先朝故事凡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叅決尚書事公代其兄為之李璮為逆有迹淄州君獨從公馳聞璮縶闔門獄中璮誅得出上盡賜償所亡失授公淄萊路輿魯總管後改宣武將軍益都淄萊路新軍萬戶與城夾寨圍呂文煥於襄陽四年而下之加明威將軍虎符丞相巴延南征宋兵戍郢十萬城西郢鏁戰艦絶隘為陣我舟不可越乃渠黄灣拖舟泛藤湖以出

唐港棄郢去留公後拒敗其追兵行拔新城沙洋下復
破夏貴陽邏口下鄂漢陽從故丞相阿里公時以左丞
戰荆口禽高世傑下岳進阮沙市下荆南傳檄歸峽辰
沅靖澧常德諸州皆下之又徙鎮常德左丞徇地湖南
丞相兵及浙西以地遠援疏詔公與宋都統張茂實呂
師䕫闗都元帥府江右公為左副都元帥破劉槃軍下
隆興禽熊飛建昌撫瑞吉贛與廣閩諸州皆下會宋幼
主出降其將相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昰衛王昺浮海

趙福立益王元以景炎閩廣諸州應者十五郡縣豪傑
亦爭起兵公出定反地大破吳浚軍十萬南豐浚走如
張文虎復合兵十萬又破之兆港伏屍三十里浚走合
其相文天祥瑞金又大破之天祥走據汀別將孔遵窮
追并破趙孟濋軍復其州而還隆興守帥覬利巨室罪
以陰與賊連已誅吏百三十家公還白其非辜出其未
盡誅者獄中帥府改宣慰司加昭勇大將軍同知江西
宣慰司事尋加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又改江西宣

尉使天祥復陷汀行收兵出興國又擊走之追四百里及之空坑散降其衆廿餘萬禽趙時賞以下文武將吏數百人拜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江西益王殂廟以端宗世傑復立衛王元以祥興移栅海中崖山近去廣治四百里授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畧廣東進復梅循英德與廣之清遠走王道夫擊凌震海上獲船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又破其餘軍茭塘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弘範至自漳與共圍崖山勢計窮蹙度不能國資

政陸秀夫抱衛王蹈海死獲其金璽其將吏死焚溺者十萬餘人翟國秀淩震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淩港南海平朝京師上勞苦之其將佐與錫宴者二百功陞者千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移省荆湖凡虜男女奴鬻之者皆罷而正之常德辰澧沅靖五州大荒民至易子以糴為發廩賑之所活為口亡慮十萬計征占城詔使給糧仗造舟海南取得其宜黎儋之民勸趨之疾還詔從皇子鎮南王征交趾敗其兵天長府其王遁舉國

航海將舟師追之敗諸洋中獲海艦三百始公策城天
長儲穀待賊欲衆議不果盛夏軍士疾作漲潦冒營遽
議旋軍賊躡敗吾後拒王以公殿賊閉永平關傅藥弩
矢射公貫膝負創奪關出境以毒發甍兗恩明州年止五
十最其平生小大百戰下城邑百有五為户三百萬嗚
呼其亦勤已後薨七年而贈官賜謚封公之命始下王
音仁煦恩重書棺人臣獲此哀榮極矣公雖不可作巳
安知其不肉骨九京耶公諱恒字德卿自號長白篤孝

純至淄州君卒方擊兩王閩廣淄州君顧言我死必無訃吾兒使會喪縱敵南海平始克銜哀摧慟屢絶且泣謂所從曰為我語諸昆弟妻子吾不得以時喪先公既抱恨以終天今復棄養太夫人而身先朝露於是遐夷吾目不瞑下泉矣其謹事之夫人王氏視分土諸侯王之妃姑也訃至夫人秘不敢聞之姑惟發哀私室公則再見夢太夫人曰兒今死戰日南矣太夫人泣言吾再夢如是豈誠然耶夫人始情告曰婦無以安君姑氏心

也覆是久矣始發哭服喪嗚乎死而精魂猶惓惓其親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子二人世安以監廣州從朝京師授新軍萬户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再嗣公益都淄萊本軍萬户後以正議大夫仍將本軍僉江西行中書省事再陞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江西尚書省罷今以上官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仍江西嗚呼六官而三踐公武已可見其才之無羞子職者自其既相亦解兵其弟世雄以宣武將軍將之乃作河洪之詩使歌以祀公

其辭曰

李氏之在與水細大河洪姑臧有夏而王越三百年傳歷既長極崇而墮亦天之道日月作矣衆星匿耀王孫始畀徂東自西淄水幽幽東楚之流曰職不豊猶盬一州有蟊吾民有梟吾土吾力不能天子肆汝從父奔告帝嘉為心迺陟潛沈寖向用公泱泱漢水南紀所恃為池襄陽金湯陸陸公將萬夫長圍四襆而竟下之岷江失藩沿流列城振落摧乾至莫難一文軌判裂萬里攸

功九重授策惟是武庚狂志復殷爵人號年大蠢甌閩終兄弟及公膺奮擊與鬬四年崕山翦克血其鱷鯢南海無波麾馬笥衣其賚如何帝曰汝烈宜置左相授兵而子西護湖廣公拜稽首天子萬年帝德聖神臣何力焉湖廣聽命壤三千里陰翕陽施賞刑自已及兵占城轉粟黎儋歸佐皇子致討日南不測風洋冒履而三由淄而漢由江而海其涉日深蛩聲日大蕞爾南夷曰尺箠笞狃勝者家輕于出危賊策我師不能炎暑敦弓綿

力犀甲敗雨避來弗迎邀歸以爭既犇先偏左廣亦傾
孰作士氣公殿奮武斬輻短兵援枹鼓鼓格闘比死冠
纓不顛裹轊馬革踐迹文淵維昔禡時皋纛有翩逌今
還歸粉篆丹旖兆夢悠悠魂魄遼遠致身移忠維孝其
本黼扆思之録其庸勞寵上公奇謂曰遭公亡不亡公
有良子亦秉國鈞實法實似有嚴作廟簠簋維時神容
與耶去此奚之維淄維漢維江維海其流或枯廟主斯
毁何以麗牲樂石峩峩太史詩之以侑以歌

長春宮碑銘

元貞之始年秋九月七日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諤爾根薩里集賢大學士臣布呼齊奏輔元履道玄逸真人臣張志僊言臣之曽師長春子丘處機為全真學於寧海之崑崙山太祖聖武皇帝當𠞰金之十年方事西域聞其有道自奈曼俾近臣劉仲禄持詔求之又急其見而遲其來繼俾以迓之抽兵以衛之與語雪山之陽帝之所問師之所對如敬天愛民以治國慈儉清静以修

身帝大然之曰天遣仙翁以寤朕命左史書其言又以
訓諸皇子者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已敕臣徐世隆
載諸靈應之碑惟是太祖格天之年丁亥夏五詔因其號
易所居太極為大長春宮猶未有碑至是六十九年人
已無知受名所自不及今焉陛下貽代曉之詞臣俾刻
金石則益不白於將來也敢昧死請制曰可十月十日
事下翰林臣燧實以其日直筆故得兢惕以奉明詔臣
聞老子曰取天下者常以無事用是究觀歷古受命之

君規規務取止乎禹迹之舊其所後服固非兵不能讋
故萃衆智驅羣雄謀而鬭之櫛沐風雨露處暴衣審彼
己以效成敗或累歲踰紀耘鋤未平可謂紛紛事至殷
也矧我太祖天戈所直無敢億仍視微四海之土疆墟
萬國之社祧與臣妾億兆蒼蒼以生之黔首不啻疾風
之振林槁非圓夫祝㚖蒙汜燭龍不照而馬足所及其
勢猶不是止焉庸以較夫聲教不出禹迹者正如耳之
在面有不能居其十一可曰自有生民以來所無惟所

有遠故后服益多惟為猷大故久焉而成功其事之殷有百十於古先者於是之時乃遑旁求方外之士從容暇豫猶功成治定束干戈無所於試之世不知垂統之艱苦不待長春之告顧於老子取天下者甞以無事之言已陰契其說而冥會其機嗚呼聖哉然考仲禄之行其年己卯長春承命絶宋金使幣從其徒十八人者以行明年馳表謝之猶宿留山北辛巳會趣使再至始發軔撫州經數十國為地萬有餘里蹀血於戰場避寇乎

叛城絶糧于狰閬之沙漠自崑崙四年而至雪山馬上
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觸寒凓裹皸瘃寧其身之不
恤以憂軫斯世計是勞勩有不在開國諸勲之下故帝
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凡為是學復
其田租蠲其征商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
已殘首鼠未平而鼎魚方急乃大闢玄門遣人招求俘
殺於戰伐之際或一戴黄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
死賴以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其推厚德植深仁致吾

君於羲軒者歴古外臣當受命之初能為是乎匹夫一言鄉人信之赴訟其門聽直其家為有司者猶罪以豪傑以武自斷而渙其羣以二三鉅萬之人散處九州統馭其手帝不疑之斯必有以豈屈子所謂名不可以虛作者耶有遇其時未必見隆于后世祖嘗語其嗣道者曰乃丘祖僊翁朕及識之加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二祖之見而知者然已陛下以聞而知顧為碑以表所由則長春之名藉三聖以久垂者毋惑也臣又思之官之

與碑宜一其時太定憲三宗日不暇給嗣教真人尹志平李志常不請則宜以世祖之聖在位之久其培樹擁衛斯學之力而張志敬王志坦祁志誠不一言焉及僊今請而輒報可豈天固存列聖未究以待陛下為終之耶矧即位踰月為壇壽寧宫凡日月列星風雨雷電百神之親上山川社稷林藪走飛諸祇之親下莫不奏假赤章以禋致之十一月與改元端月才九閱月實三為壇其後壇之延春閣天步一再親以疢止其為國與民

介祉導和受釐請命者文亦極矣又虞自經厄以還禁為醮祠今雖開之京師而外未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曰先皇帝令江之北南道流儒宿衆擇之凡金籙科範不涉釋言者在所聽為若然先皇之開醮祠者有成命也為犯法臣所不愛竟扼而止自今其惟以先皇成命從事是世祖獨未究者陛下又終之也嗚呼事之開也有門而來也有途其就也有時而成也有俟方是詔下四海之人感激奮言始吾以為經厄之餘丘氏之學

熄矣陛下噓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以通梗其道者除之取其業者還之叢是數美于僊之身又冠之以寶冠薦之以玉珪被之以錦服皆前嗣教者所亡嗚呼仙之求以報盛德圖以酬至恩其子若孫與雲礽其來亡極者為陛下祈永永萬年當何如也臣燧敢拜手稽首而詩之曰

於赫我祖帝縱其武俾肅將之剗平下土既奠南邦西陲未疆迺鼓迺桴龍旗載揚何水不亂亡山不越萬國

弱草剛風斯拔踰十暑寒振凱未白六飛之騁确确其艱孰灼帝心休其益閒繼夕以朝黃吳尚友方詔外臣道德資取崑崙載牽于于其來及之雪山年已徂摧澀厥腎腸為告悃悃莫匪至言身國之本維帝孚之曰天覺予飭無怠忘予訓史書虎符寵綏璽書誕告凡為爾學其復亡撓又曰長春而所宿號即名而宮歸主其教假以澤物宏帝之仁于死于存必拯以全旋還其真子孫衆有一絕一繼孰世其守有感其道而否臧之人曰

不然太祖皇之刱我世祖封植孟力曰爾長春朕幼及識太祖皇之維朕將之增謚四言煥其唐之有嚴今皇乃聖乃哲身先孝治祖塗孫轍爰詔下臣伐石劖穹臣拜稽首三祖之功豈人不忘維帝欽崇驅馬飛廉屬車豐隆或從上帝陟降斯宮靡祥不臻奚祉弗屆於皇我皇萬禩攸賴

延釐寺碑

大德八年蒼龍甲辰之秋制移江東憲使臣燧于江之

西參行省政十月而至裁再閱月嘉平允弦王相塔齊
自軍中啟遣開成路總管府判官常讓數千里驛致安
西王教于燧曰吾繇不忘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順
聖皇后深恩大惠嘗請於帝求即六盤興慶池園為寺
用資兩聖冥福以永帝之億萬斯年制可加賜黃金兩
計者二百五十楮幣貫計者五萬米石計者千四百五
十規制一以都城勅建諸寺為師而小之又虞衆役頗
俾有司緩則後功急將罷力命王相阿爾輝躬綱維之

而時其饔勞節其休作經始于元貞丙申省成于大德癸卯非託金石將無以白始此者吾之心成此者帝之力也汝製寺名而文之碑其令集賢學士劉賡書徵士蕭𣄴篆額𣄴敬受而伏思之今焉詞垣之臣雲蒸林立教不是徵而𣄴之命實繇𣄴者嘗以文學及侍先王烏乎可辭敢上本所自而言曰在昔憲廟大封宗室以世祖母弟國之關中于後立極之十三年當至元九年詔立皇子為安西王以淵龍所國國之明年至長安營於

素滻之西毳殿中峙衛士環列車間容車帳間容帳包原絡野周四十里中為牙門譏其入出故老望之眙目怵心齎咨嘖嘖以為有國而來名王雄藩無有若是吾君之子威儀盛者其時捷河之外秦固內地教令之加於隴於涼於蜀於羌諸侯王郡牧藩酋星羅棋錯於是間者靡不與金篚帛效馬獻琛輻輳庭下勃磎竭蹷如恐於後其大如軍旅之振治爵賞之予奪威刑之寬猛承制行之自餘商賈之征農畝之賦山澤之產鹽鐵之

利不入王府悉邸自有又明年詔益封秦王縉二金印易府在長安者為安西六盤者為開成皆聽為宮邸用不足取之朝廷歲或多至楮幣貫計者百三十萬裁七年而棄其國明年詔遣今王嗣國之四年當十九年益封江西吉州實食之户六萬五千歲入楮幣貫計者十萬三千春秋之服紵纁為疋各千嗚呼斯又歷古展親之未聞者於吉王未始至歲維關中夏則樂其高寒即六盤居稽諸地志實漢北地郡之略畔道道下于縣其

吏長而不令後廢隋義寧中置樂蟠縣既謫畔矣六盤又樂蟠之謫然以其地介乎涼隴羌渾之交時平則列置監牧攻駒而蕃息之有警則命將出禦無有常制四海無所為而至者惟世祖淵龍之加兵大理也既嘗禡牙於茲及平而歸又飲至焉最其駐驆三易寒暑夫既久此必遺澤餘波深浹他邦而王父子再世受之古稱河潤九里海潤百里信如斯言則發源天潢衍溢涵濡將不千里其藩輔天子寬西顧憂者又不百世而止

也亦竊思之王之有國二十有六年克自畀抑恒遠其宫而弗遑處為天子援枹鼓進退諸軍于外以捍侮西北其忠勤如何於此之地心焉慺慺欲祈年今聖於昭昭追福往聖于冥冥王考妣亦與薦焉為宇事佛猶不率作得可而行其孝恭如何枚是數者善美孰與大書之言曰天道福善又曰作善降之百祥易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燧學儒者未嘗知為佛氏之言如佛亦脉是忠勤而孝恭者為善而福之則其敎與儒可殊塗而

同歸也禮諸侯祭其封内山川華之為嶽實王封内嶽祠之門揭為宣釐則表寺之名莫延釐為宜也銘曰

於昭列聖事佛盡敬爰質之書古無有並土木之工雕楹繪墉朱麈綺疏匹帝之宫金塋一氣顛頑上下静供之修乘輿必駕佛逝悠久其言斯存孰為其言百世梵孫帝度其孫而教善治無間邇遠京師必致匪徒致之曰時予師坐而袵連出蹕並馳有如今王於親則懿制地千里規為時寺願指其相展若易然矧錫金粟帝開

其先面勢略畔八稔成績歸然都城勅建遺式帝師京師時寺門楷以長以雄匪弟子誰鼓鐘之音梵唄之力㸦帝之餘必王見及帝億萬年王年斯千為磐石宗以固以綿燧作是詩刻時樂石尚憑佛乘垂示無極

崇恩福元寺碑

大德十有一年先帝立極親祼太室乃慨然曰予曾予祖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至元三十有一年成宗既祔廟矣而惟皇考實誕朕躬未大

尊顯肆類上帝誄行定謚曰順宗昭聖衍孝皇帝琢玉寶册納諸廟中尊皇太后以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之號通之為子逺之為孫其孝以慈可謂致極而於宸心猶若未然明年至大之元詔羣臣曰昔朕萬里撫軍北荒險阻跋踰躬擐甲胄北寇底平實艱實棘時有顧言皇曾考妣皇祖考妣之豐功茂德皇考太后之厚澤深仁圖以報塞必俟他日振旅而南大建寶刹憑依佛乘上為往聖薦福冥冥慈闈祝釐昭昭下而億兆臣民

休祥蒙賴初非有求年千世百專利一已卿曹其灼是懷惟以其日鑾輅親巡胥地所宜于都城南不雜闤闠得是吉卜敕行工曹甓其外垣為屋再重踰五百礎門其前而殿于後左右為閣樓其四隅大殿孤峙為制正方四出翼室文石席之玉石為臺黃金為趺塑三世佛後殿五佛皆範金為席臺及趺與前殿一諸天之神列塑諸廡皆作梵像變相詭形怵心駭目使人勸以趨善懲其為惡有不待繙誦其書已悠然而生者矣至其榱

題枕楠藻繪丹碧緣飾皆金不可貲算楯檻衡縱捍陛承宇一惟玉石皆前名刹所未曽有榜其名曰大崇恩福元寺用實頎言外為僧居方丈之南建為行宁屬之後殿庫庾庖湢井井有條所置隆禧院比秩二品守以相臣割田外郡收其租入以給祝釐日廩月餼坤維為殿乘輿時臨留必信宿久或旬浹其急其成為如何哉功垂什八期以四年正月八日大慶贊將徧賚工官下及役夫何意其日奄以奉諱羣臣進勸宜如故事即踐

天位皇帝未忍宅恤經時而始受朝稱天誄曰武宗仁惠宣孝皇帝恭抑之道亦云至矣又哀先志之弗竟懼成功之將墜飭敕匠臣盃虔乃職罷行工曹入於留鑰曰凡修營石木陶繪百工衆技汝實司之與煩文移人取汝所何若從汝自為則易為力而程叠集矣且敕臣燧汝文之碑臣管以闚天子以四海為家何適非鄉而獨不忘其生所者人情之同漢祖西都關中若忘沛矣及平英布歸過其鄉賦大風使子弟歌之曰朕千秋萬

歲後魂魄猶思沛太祖奮迹龍庭斯固其鄉由世祖都燕宫室池籞百官府庫根柢乎此一歲乘輿留居者半以故武宗廵幸以還蒐田而歸必于是焉大饗飲至若鄉然剏建大刹位置行列棊錯星羅出其睿畫為往聖今聖薦福祝釐者尤所惓惓陟遐之日有未訖工在天之靈懷乎故都他日過之睹是翦然而完粲然而新必甚懌曰畢吾願者眞嗣皇爲賴哉臣燧載拜稽首為之頌曰

鈞之為地匪福不異其異維何由建而寺且地之有於
開闢初何千萬年混為民廬何於其時曾不蒙福而至
今也梵宮大築曰不難知譬人之身正氣周流隨日而
新嗟若梵宮相方視址授其成規維昔天子寫材於江
伐石於山言出風行草靡庶頑又假相臣汝往敎匠易
衣寒暑飢侯汝餉於茲三年大立細捐垂欲落之而陟
配天皇帝曰噫朕兄所志有銜未究其在傳次乃勑攸
司無替爾程其用則取邦賦之經佛宇敕為前古有是

而其所無兩聖之治前聖往矣於佛焉依今聖萬年與
日齊輝濡軌長江拳石喬嶽善頌之存梵唄攸託

普慶寺碑

大承華普慶寺者皇帝為皇祖妣徽仁裕聖太后報德
作也裕聖以歲戊午來嬪越三年大帝建極當至元乙
酉方廿有八年裕祖陟天在疚煢煢茹荼與蓼上以慰
安大帝於倦勤中以惠鞠晉邸順考成廟之不天皆俾
不大盡傷乃心下為皇孫武宗聖上擇師取友督勸于

學俾知先王禮樂刑政以為治國平天下之具若曰乃
裕祖獲心九有者正由乎斯外接宗親之會見內飭宮
臣之率職致孝極慈敦睦示嚴如是而善韜智晦明以
藏其用大帝才之闕政於家則曰於婦是謀投大遺艱
不言意踰廿九年順考陟方又二年大帝登遐柱傾於
天維絕于地急變秋也徐為圖回未嘗大聲以色益示
暇豫經時無君四表不聞枹鼓一鳴名至成廟于撫軍
萬里之外授是神鼎易天下岌岌者為泰山之安俾聖

子神孫得以乘承今億萬年大德二年詔武宗復撫軍于北日侍慈闈者惟今皇上一馬耳故情不分而愛彌篤怡言煦之摩手撫之食焉而羨息焉而牆又伺有無而增益之會太官答難監龍興還由老無子自簿藏獲數千指牛羊馬駞蹄角亦數千田屋貲貨猶不與存盡獻之隆福宮裕聖則曰吾何庸斯其賜今皇上四年裕聖上僊撤是獻屋為殿三楹事佛妥靈以盡孝思由前順考之國河内未至而還乃與今皇太后克成先志出

居二年成廟登遐馳歸京師內難諆作兆緒滋蔓先事奪之殄殲大慝清宮以待武宗之至既踐天位惟以其月授皇太子寶中書令樞密使誕告萬方明年至大之元視昔所作圖報弗稱乃慨歎曰德一也時則二焉始之報也吾未出閤惟其身今也登茲元良可不為天下報乃市民居倍售之佔跨有數坊直其門為殿七楹後為二堂行宁屬之中建殿堂東偏仍故殿少西疊甓為塔又西再為塔殿與之角峙自門徂堂廡以周之為僧

徙居中建二樓東廡通庖井西廡通海會市為列肆月收僦贏寺須是資大抵樵擬大帝所為聖壽萬安寺而加小其盤礎之安陛戺之崇題楶之騫藻繪之輝巧不劣焉亦大役也未嘗發民一夫皆傭工為之其費一出宮帑既其落止淨供之修薦福冥冥或者裕聖乘風御雲陟降自天歆玆崇報必反而酬陰隲于下降福穰穰者理則有之何難灼見焉惟今皇握黄圖以負丹扆其大則天其威則雷霆其不測則神明推是報德而上之

將不裕聖一世而止其孝思遠及烈祖者何窮已哉崇

祥院臣請礱石以頌功德勅命臣燧臣伏思之佛氏之

言為書數千卷博大閎肆學佛之徒猶有白首不能遍

觀儒生未嘗夙一經日雖勦為說終爾膚近不能深造

其微故惟如勅所敎惟詩報德其辭曰

有岑其宇有踐其廡有楹惟旅金鋪雕礎瞿瞿其膳劇

劇其廡秩秩其正於粲其嚴伊誰考斯帝宮亞匹則今

皇帝覺皇氏即其圖以進薦福於幽於我裕聖報德是

求惟我裕聖為烈無競大帝遐征儲席虚正時我成廟撫軍龍荒惟朝委裘三月皇皇萬里名赴天位昇據其神而明孰測為度如是拱默宫居深安陋昔后毋簾政僭干惟撫慈孫於學知勵又開太平大業今繼始為之小其報猶私今焉一人以天下為以天下為誰專裕聖嘉與慈闈實普其慶往聖已矣慈闈萬年翼翼綿綿悠久如天皇上之心初豈以已覺皇貞之其錫繁祉

中州名賢文表卷八